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三十五回 下監牢強徒納悶 自出首李豐獻謀

卻說貴興等輩，歡呼暢飲，要預賀官可得勝，正在興高采烈時，忽然一聲炮響，門外擁進多人，嚇得貴興直站起來。眾強徒一齊出席，定睛看時，來的人分明一個個都穿著號衣，那號衣上是「韶州總鎮親兵」六個字。貴興又是驚慌，又是疑惑，正不知是甚禍事。一眾強徒，出其不意，又見來勢兇猛，不覺的都俯首就縛。那裕耕堂本來是一間五開間的大廳，此時也擁擠不開，竟有人滿之患了，隨後踱進來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官兒，戎服佩刀，便問：「都拿下了沒有？」眾親兵答道：「都拿下了，不曾走了一個！」那官兒便叫到裡面去拿犯者，當即有幾名親兵進去，不一會潘氏、楊氏、應科及婢女四名，都銬了手出來。那官兒取出一張單子，站在當中，點起名來。凌貴興自然是頭一名，其餘便是凌宗孔、凌美閒、周贊先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甘阿定、簡當、葉盛、凌越文、凌越武、凌越順、凌越和、凌宗孟、凌宗季、凌宗孝、凌宗和、凌其譽、凌海順、凌柳鬱、凌柳權、凌潤保、凌潤枝、黎阿二、簡勒先、蔡順。那官兒點過名，又看著那單子問貴興道：「還有一個林大有，一個區爵興、一個喜來，哪裡去了？」

貴興此時已是面無人色，心中暗想這是哪裡說起，莫非是梁天來那一案？然而李豐來信，明明說是欽差收了禮，為甚還下此毒手？而且說是那一案，也應該是縣差來捉人，干得韶州甚事，要韶州總鎮來拿我呢？一面胡思亂想，一面心頭上小鹿亂撞，幾乎未把那心從口裡跳了出來，所以那官兒問他，他並未聽見。那官兒又大喝了一聲，再問一遍，貴興方才驚定過來，答道：「林大有犯了案，被官捉去了，區爵興到湖南去了，喜來早就逃走了。」那官兒道：「是真話麼？」貴興道：「是！不敢撒謊！」那官兒便叫押了一起男女出門去，把他那大門反鎖了，加了封條。驅趕著眾犯，走到河邊，下了快船。眾水手撐篙打槳，飛也似的趕到省城。天還沒亮，用對牌叫開城門，押到臬台衙門裡。那官兒取出一角文書投遞，門上傳了進去。不一會陳臬台升坐大堂，那官兒參見過，陳臬台將各犯點過名，吩咐男犯收入內監，女犯先交官媒看管。

貴興入到內監，猶做夢一般，便問宗孔道：「叔父，我們到底為了甚事，來到這裡？」宗孔道：「便是我正要問你呢，莫非我們在這裡做夢麼？」美閒道：「你一個人做夢，難道我們大眾都做夢麼？」宗孔道：「我但願是做夢便好了，回來醒了，還是睡在自家牀上，那我就快活了！」

看官！這等遭逢，猶如當頭打了個悶棍一般，怎怪得他們疑是作夢呢！就是看官們看到這裡，也會莫名其妙，也要疑惑悶氣。待我先把這件事補了出來，破了這個悶吧。

原來梁天來自從度了南雄之後，一路上並無阻礙。到了北京，便到都察院去投了呈詞，都御史陳式收了下來一看，見案情重大，又關礙著廣東許多官員，心中猶疑不決，所以擱了三日，尚未批出。這一日值日引見，四鼓時候，便到朝房去伺候。恰好遇見孔大鵬黃河工竣，回京復命。陳式想起天來呈詞內，有「某年月日由兩廣總憲孔審明在案」一句，因對大鵬談及，大鵬驚道：「這個案還未結麼？」陳式道：「天來現在來京御控，我因為這案情太大，牽涉的人多，所以來曾批出去。」大鵬道：「趕緊批准了人奏！這是兄弟親自提訊過，毫無通飾的，不知後來怎樣翻了。不能為牽涉人多，就把這個重案擱起的。」陳式道：「再商量吧。」大鵬道：「不必商量，就入奏請旨就是了。貴院不奏，兄弟明日就越俎了。」嚇得陳式諾諾連聲。不一會，裡面叫起，二人方才住口不談。

散朝之後，陳式回到都察院，趕忙就把天來的呈詞批准了，又委了兩員御史，把天來傳到案下，問過口供，與呈詞上無異。連忙就草了摺稿，連夜膳正，到了四更時候，便去呈遞。雍正皇帝看了這一本，不覺大怒。恰好這日孔大鵬也是召見，皇帝問了幾句黃河工程的話，便問起梁天來一案。孔大鵬奏道：「此案經臣在兩廣總督任內時，親提訊實，凌貴興的是挾嫌糾眾，伙劫梁天來家，攻打石室不進，用火煙燻斃七屍八命。梁天來遍赴有司衙門控告，被凌貴興遍賄上下，以致冤沉數年，不得伸雪！」皇帝問道：「你既然訊實，為何不結案？」大鵬奏道：「臣雖已訊實，奈案內人犯未齊，故未辦結。恰好奉旨命臣督辦河工，匆匆交卸。當時臣即以所獲人犯，交寄肇慶府監，諄囑人犯獲齊，趕即議結。嗣臣離任去後，不知如何又被翻案，以致案懸至今。」皇帝大怒道：「廣東官吏如此貪墨，你在任時，何以不嚴行奏參！」大鵬嚇得碰頭，不敢回奏。歇了良久，皇帝威震，又道：「朕即命你到廣東去查辦此案，所有廣東貪墨官吏，據實嚴參，以儆官邪，而伸民怨！」大鵬碰頭謝恩，又跪過安，退出，回歸私宅。

不一會，內閣抄來一道上諭，寫著：「奉上諭著孔大鵬、李時枚往廣東查辦事件，即帶同司員，照例馳驛前往，欽此。」又一會，門上拿了帖子來報客到。大鵬看那帖子時，正是李時枚，便叫「請！」

原來這李時枚便是李豐的叔父，現任刑部侍郎，為人風厲嚴正。康熙末年，他做御史，彈劾權貴，不遺餘力，因此得了廷議。及至雍正即位，起用廢員，他使用了一個主事。雍正知道他是個嚴正君子，時時把他存放在心裡，所以不到數年，就升到侍郎。此番因為奉旨查辦事件，特地來拜會商量。當下二人相見，寒暄數語之後，就商量定了奏派司員四人，次日開具名單入奏，奉旨准了。兩位欽差就即日請訓陞辭，帶了司員，並原告天來，一同出京。

一路上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一天到了江西，李豐已經在那裡候久了。當欽差未到以前，李豐就打聽得兩個欽差，一個是原審這案的孔制台，一個又是自己叔父，這位叔父是鋒芒刺骨的一位風厲先生，京裡的權貴，見了他也懼怕三分，如何敢去行賄？思量不如趕緊回去，告訴貴興，叫他出海逃走。想定了，便收拾行李，準備動身。忽然又想起：「貴興是可以逃走的，但是我呢？當日我也曾代他經過幾回手，徹底根究起來，恐怕終不能免，難道我也跟他逃走麼？若是不走呢，鬧到頭上來時，少不免要擔點處分，並且惱了我叔父，以後要謀一個館地也難了。若竟跟他走了，我所犯的罪，總不至於死，何苦離鄉撇井的走到外國去呢！」想到這裡，不覺呆了。忽又回想：「貴興雖說是個讀書人，其實他的行徑，猶如市井無賴的一般。他鬧了這個重案，本來是神人共憤，天地不容的。我莫若拿了他的賄賂，到叔父那裡去出首，將來就是問到當初我曾經過手的一節，我此時已經先行出首了，自然可以免罪，也可以討好叔父。」又想到：「這種辦法，未免對不住貴興。」因此又躊躇著，獨自一個人，心口商量了半天。到底顧全了貴興，便誤了自己，只好對不住，也做一次的了。決定了主意，就仍在客寓守候。等到一天，欽差到了，他便走到行轅求見。門上傳了進去，李時枚發怒道：「這個人好沒分曉，我們在路上是例不見客的，怎麼這等冒昧！」孔大鵬道：「既是令姪，不是外人，就見見也不妨。」李時枚道：「他不好好在廣東，不知迎到這裡做甚？」孔大鵬道：「令姪向在哪裡？」時枚道：「在蕭中丞那邊。」大鵬觸著機，想起喜來當日口供，蕭撫院那裡過付贓銀的，彷彿是姓李。因忙說道：「只管請進來見，或者這個案件的頭緒，在令姪身上，可以探聽得一二，亦未可知。」時枚聽說，便叫門上去叫他進來。

不一會，李豐進來，見過時枚，又對大鵬行了禮，大鵬便讓坐。李豐重複又對時枚跪下道：「姪兒特來叔父處請罪，乞叔父饒恕了，姪兒方敢說。」時枚道：「有話好好的起來說，裝這個模樣做什麼？」李豐方才起來，一旁坐下，慢慢的說道：「姪兒在廣東，一時糊塗，結識了一個凌貴興……」時枚道：「結識得好人！」李豐便漲紅了臉，又慢慢地說道：「當日不合代他經手了兩件事，後來追悔不及。近來他打聽得梁天來進京御控，料定必要放欽差查辦，又托了姪兒，先到這裡等候，在這裡打點欽差的下程。……」時枚勃然變色道：「啊！你敢同他將了賄賂來麼？」大鵬道：「李大人且息怒，等令姪說完了，看是如何。」李豐方才寧一寧神，又說道：「姪兒前事已經後悔，此刻怎敢再犯！因為聽得凌貴興說，萬一打點欽差不妥當，便要浮海遠逃。姪兒想，倘使被他逃脫，這件案就永無結期，那梁天來的冤，也永無伸雪之日了。因此虛應了他，來此等候，要望欽差過境時，便出來自首，並告發貴興舉動，以贖前罪。不料恰遇叔父得了此差，為此特來叩見自首，求孔大人及叔父恕罪！」時枚冷笑道：「遇了我，你便自首，倘遇別個欽差，怕你又不經手過付麼？」大鵬道：「此時且慢究此事。凌貴興那廝，既然預備逃走，我們先用滾單到廣東，先提了人再說！」李豐道：「不消用滾單，小姪有一計，可使貴興諸人一網就擒！」大鵬大喜，就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

李豐不慌不忙說出計來，卻是要待下回分解。